

日本人的医患关系

由于工作原因,儿子出生后,我们全家一直在日本生活。在儿子5岁换牙时,我发现他的口腔里有两颗多余的上门牙,一颗长出来了,另一颗是倒生在上颚里长不出来,必须通过手术挖出。换牙期的儿童长出多余的牙是常见的现象,治疗方法并不复杂。

去医院后,医生建议我们不要着急做手术,5岁的孩子还太小,如果要在此时手术,只能选择全身麻醉。他建议等孩子上小学后再来做手术,那时可选择局部麻醉,并解释说,局麻有两个好处:一是对身体伤害较小,二是可以不住院,全麻需要住院3天。

在日本,对儿童来说,从幼稚园到小学,是一个很大的身份转变,医生想利用身份转变给儿子带来的精神力量,以局部麻醉的方式完成手术。见医生讲得在理,我们马上同意他的建议。

儿子上小学后,我们再次去了医院。医生先向我们解释了手术的内容:手术只要30分钟,只需割开上颚把多余的牙齿弄出来,但不能伤到口腔内的其他组织或神经。

见我们有些紧张,医生安慰我们,在手术过程中,如果孩子承受不住,随时可以改成全麻。医生当着家长和孩子的面讲这些话,孩子一边听,他一边解释,一点不隐瞒小孩。最后,医生建议我在手术过程中全程陪伴,鼓励和安慰孩子。

手术在一星期后进行,这段时间,6岁的儿子精神压力非常大,一想起这事,就要哭一次。

终于到了手术这一天。见儿子来了,

医生和颜悦色地和他聊起来,把手术的内容又向他解释了一遍。说先要打麻药,手术过程就不会感到疼,还向儿子保证说,只要他说挺不住了,就一定会停下来,换成全麻。

儿子上手术台,开始时躺着不动,可当手术马上要开始的那一刻,他突然说再等一下,就坐了起来。医生放下手上的器械说,好,那就等一下,并问儿子等多长时间。儿子说,等3分钟。医生说,好,那就等3分钟。

儿子坐在手术台上,医生和护士站在一旁,既不说话也不离开,只是安静地看着。如果3分钟啥事不做,就干等着,在手术室这种场合,也感觉很漫长。过了一会,儿子就不耐烦了,说开始吧。医生说,还没到时间呢,还差30秒,就继续又等了30秒。这3分钟,医生彻底获取了儿子的信赖。

打麻药时,医生又向儿子解释,药水打入时会胀痛,不过时间很短,就一秒钟,就像这样:1-2-1就结束,忍得住吧?儿子说,能不能再短一些,医生说好吧,1-2就结束。这时,儿子已完全放松,医生开始打麻药。

手术本来不难,30分钟一到,就顺利结束。说实在话,6岁的小孩能接受这样的手术,还一直大张着嘴巴,也是件不简单的事情。开始有东西撑着嘴巴,后来儿子觉得还是拿掉舒服,就取了出来,儿子一直很清醒,始终配合着,不哭不闹。

再说一件自己的例子。

去年,我在体检时查出大肠有些问题,要去医院做肠镜精密检查。在日本做

肠镜只做局部麻醉,可以自己看着监视器,听医生解说大肠里的状况。局麻时,疼痛的感觉还是很真实。

和儿子的手术一样,医生也强调,如果挺不住随时可以改成全麻。做肠镜的过程不轻松,肠镜的腹痛很不好受,第一次做谁都会感觉恐惧。

一名护士一直站在我的身边,贴心地安慰我。检查开始后,有段时间我感觉挺不下去了,要求打全麻。这时,这名护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,小声对我说,肠镜正进入一个转弯位,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受检者都很疼,只要转过这个弯就会好很多。见她这样说,我只好点点头,心想再挺一下吧。医生也很配合,更加小心谨慎地操作,就这样,肠镜检查顺利完成了。

回家后,我突然明白,医护人员虽说挺不住可以转为全麻,但那只是安慰的话,医院是不会轻易改全麻的。在手术的过程中,心理安抚起到很大的作用,如果没有那名护士全程陪伴和安抚,我恐怕很难熬过最痛苦的时刻。

在日本,就算一些简单的听诊检查,医生旁边也一定配有一名护士做辅助就诊的工作,协助病人解开衣服、解释安慰、传递病例卡、确认病人姓名等等。日本的医院,无论是私人还是公立,对于就诊者提出的任何问题,医护人员是不能无视的,一定要作详细解答,直到患者明白。当然,为减少就诊者提问,提高就诊效率,医院也事先作了充足的准备,他们会把相关病情和检查介绍的彩页发给就诊者,让他们先自行阅读。

(张波)

上脑统治者与下脑主导者

招财猫举起的是哪只爪子? 榴槤和波罗蜜,谁的外壳更粗犷?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时,你的脑中是不是自动浮现了招财猫、榴槤和波罗蜜的样子?(顺便说一句,答案是左前爪,榴槤)如果我告诉你,解答这两个问题用的是大脑皮质中的两套不同系统,你会相信吗?

近百年来的研究显示,大脑是分块工作的,而哈佛大学研究者斯蒂芬·科林斯则将大脑皮质分为两个系统:上脑系统与下脑系统。解剖学上,上脑包括额叶上部和顶叶,下脑包括额叶下部、颞叶和枕叶。当你伸手,从额头一路往上摸到头顶,这部分就是上脑所在。从耳侧开始摸到后脑勺,这个区域就是下脑所在。

上脑负责拟定和执行计划。为了更好地驱动身体执行计划,上脑携带处理了位置、距离、角度等空间信息。研究中,被切除上脑的猕猴,再也学不会寻找藏在特定位置的食物。

下脑负责感知、理解和信息分类,激活情感和记忆。为了更好地感知,下脑特别擅长识别颜色、形状和纹理。研究中,被切除下脑的猕猴,再也学不会寻找藏在特定形状下的食物。

下脑理解世界,上脑决定行动。上下脑既独立运作,又密切合作。上脑会不断提示下脑,这些信息很重要,要特别留意。而经下脑整理的信息则传给上脑,供上脑决策时参考。每个人都是这两套系统协作而生的产物,也都有自己的“惯用系统”。

根据对上下脑的惯用程度,人可被分为4种——行动者、刺激者、感知者和适应者。

脑重并重的行动者是天生的领导者,上脑帮他们制订计划、积极行动,下脑帮他们收集反馈、审时度势。

更倚赖上脑的刺激者有最多的新鲜点子,能在头脑风暴中创造出多套方案,有时这些方案不可行,因为他会无视现实。遇到挫折或阻挠时,刺激者更愿意坚持到底,而不愿意调整计划。

更倚赖下脑的人,则是感知者。感知者里出了许多艺术家,因为他们能敏感地体味世界和人生的细节。感知者也能成为极好的专家顾问,因为他们擅长理解与解释。感知者喜欢安静,乐于反思,但往往行动力不太好,而且很难去制订和执行一个详尽的大计划。

还有些人既不太倚赖上脑,也不太倚赖下脑——他们是适应者。适应者特别能随遇而安,活在当下。他们好相处、好合作,会接受突然出现的任务而不多问一句“为什么不让别人做”。适应者的行动力不亚于行动者,二者的区别在于,行动者为自己行动,适应者为适应环境而行动。(尤世秋)



面试高招

我的一位老同学现在富得流油,他开了一家软件公司,开发了一系列软件,生意越做越大。

周一早上,他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后马上打电话给我:“是我啊!我到这儿的大学招毕业生,要待上五天,咱哥俩趁这个时间好好聚一聚。我做东。”

我来到他下榻的宾馆,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正站在他面前接受面试。

“这样吧,”我的老同学跟那个大学生说,“我这里有个魔方,你能不能把它的六个面每面都拼成同一种颜色?你看清楚,我给你示范一下。”说着,老同学开始旋转他手里的魔方,不一会儿,那个魔方就被他转得每个面只有一个颜色。

“看到了吗?你也来做一遍吧。”他对大学生说。

大学生拿着魔方,面露难色。我的老同学看了看我,对大学生说:“如果你没考虑好,可以把魔方拿回去弄。我要到星期五才走,你弄好了再来找我。”

大学生走了后,我问老同学:“这就是你独创的考题?”

“这个人有后台,我不好意思不要他,所以出道题考考他,以便到时候给他安排合适的岗位。”

“要是我,我会把魔方拆开,然后一个个安上去。”

“如果他这样做就好了,说明他敢作敢为,可以从事市场开拓方面的工作。”

“那其他的做法呢?”

“如果他把魔方的六个面刷成不同的颜色,说明他很有创意,可以从事软件开发部的工作;如果他今天下午就把魔方拿回来,说明他非常聪

明,领悟能力也不错,适合做我的助理;如果他星期三之前把魔方拿回来,说明他请教了人,也就是说他很有门路,可以让他去客户服务部工作;如果他在我走之前拿回来,说明他勤劳肯干,从事低级程序员的工作没问题;如果他最终拿回来说他还是不会,说明他人很老实,可以从事保管和财务的工作。可是如果他没有回来,那么我就爱莫能助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,我又问起了魔方的事。这一回,我的老同学有些得意扬扬:“那个大学生我要定了。他今天早上把魔方还给了我,你猜怎么着?他买了个新魔方给我!他说,你的魔方我扳来扳去都无法还原,所以我新买了一个,它比你的那个更大、更灵活!”

“这说明什么?”我问。
我的老同学压低声音:“他绝对是做盗版的好材料!”(胡震宇)

男人的颜值是个什么鬼

某日饭局,桌子对面几位女士笑声一片,抬头来看,感觉和我有一点关系,于是便询问了一下。她们说:“没事没事,我们闲聊和你无关。”我不信,追问,她们便承认了,“韩老师,我们刚才在谈论你的颜值。”

哇!这可是一个考验我应变能力的关键时刻。对于一个40来年很少被夸过帅的人,突然遇到这个问题,感觉像个扒手,拿了不属于自己东西。好在多年酒桌历练,已经能够从容应对尴尬的局面。“我这颜值,怎么也得算中等吧?”“您谦虚,起码中等以上。”一位姑娘脆声说。

身边这几个爱码字、爱喝酒的朋友,虚荣心都特强,聚在一起总喜欢比点啥。比如,比谁被搜索引擎收录的次数多,恬不知耻地拿手机打开搜索引擎,输入自己的名字,然后扒拉着数字往后面数。数据是硬道理,这个谁也没法不承认。

但遇到比帅的问题,就比较麻烦。都是知根

知底的人,你要说自己面庞英俊一点儿吧,他就会说你心灵丑恶,他说你虽然长得不行,你就得辩解“我本善良”,是个踏实憨厚的老好人。不熟悉的人要是看到这样的场景,说不定会被恶心到,在内心深处大骂中年男人太庸俗。

没关系,我们也爱骂。遇见谁言行猥琐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要动用语言技能,冷嘲热讽一番。要是落到自己身上,能辩解则辩解,辩解不了也立刻加入队伍,对自己进行深刻检讨。不过检讨归检讨,最后结尾的说法一定是这样的:“大家批评得都对,但我坚决不改。”看见没有?男人到了一定年龄,就是这么两面三刀。

谁能读得懂,一个人在接受批评或凶狠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,内心最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?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,才能忽然回味过来,莞尔一笑或者一声叹息吧。

狐朋狗友在一起久了会没得聊,最后只能像女性友人那样,聊聊颜值什么的。这个太有趣了,

是永远聊不完的话题。有的朋友吧,好像唯恐别人忘记了他长得难看,时不时地就会在社交媒体上自嘲一番,中心思想脱离不了这一点:别看我长得丑,可我心态好啊。但如果你翻翻评论,就会发现不少留言,这些留言压根儿没人夸奖他的自曝其短,反而多是火上浇油,纷纷声称看了照片之后午饭或晚饭吃不下了。

自嘲归自嘲,你要是公开场合说他丑,他会本能地奋起反击。比如有一位,他最喜欢做的事情,就是在服务员忙着上菜的时候,让人家暂停一下,对在场的男士进行一下颜值打分。服务员哪里好意思说谁丑谁帅,只能捂嘴笑、打哈哈,偶尔点点头。大家就抓住服务员点头的瞬间,万箭簇射向中招那位。

我曾无数次中招,习以为常,并不在意。但在有人说我颜值中等以上的那个晚上,回家后莫名其妙开心了好久。颜值究竟是个什么鬼啊,能让男人也这么牵肠挂肚,真是奇了怪了。(韩浩月)

浮世绘

回到北京的感觉很棒!我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步,经天安门广场、故宫,最后到达天坛。

——2016年3月18日,扎克伯格晒出一张晨跑照。当天的北京污染指数为252,属重度污染

都说人活一口气,还不如说人活一口食儿。肚子里有食,要脸要貌;肚子里无食,没羞没臊。

——莫言《檀香刑》
只要开始工作,我就会觉得10:00—17:00比17:00—24:00漫长许多。

——网友语
吃饭吃一半等菜,洗澡洗一半等水,看视频看一半等广告,聊天聊一半等回复。

——人生四大难熬瞬间
走,喂斑马去;走,喂羊驼去;走,喂大狗

熊去;走,喂梅花鹿去;走,喂猴子去……
——在动物园,大多数家长不仅没有让孩子学到知识,甚至不知道自己喂食的动物叫什么、能吃什么,只是琢磨怎样才能把食物扔进去

生活还在苟且,就别惦记诗和远方了,不然只能用自己的理想去拖垮亲友的钱包。

——如小果
新加坡第一,卡塔尔第二,瑞士第三。
——瑞士人居机构Golden Visa日前在全球70个主要签证国家中评选出2015年全球最安全的国家

思考人生,便秘,没带纸,有Wi-Fi。
——上厕所长时间没出来有4种可能
如果我吃牛肉,我只吃神户牛肉。

——法国《费加罗报》2016年3月15日报道了中国富二代“以恶心的方式炫富”

我卖力地给妈妈捶背,可妈妈还是看着手机。

——浙江台州一小学生写的“伤心日记”
让我赚一拨,娶个好老婆。

——散户寄语证监会新任主席
这款是限量珍藏版,是法国名设计师设计的。

——大白兔奶糖换法式包装后身价涨了9倍,面对消费者的不满,有卖家如是说

这是从视觉上折磨对方,其行为构成了精神暴力。
——武汉一男子暴打写有妻子名字的篮球,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家暴
诗人是无权的权力,无家的家园,无言的语言。

——香港国际诗歌之夜,诗人北岛一段简短的双语致辞中说

“三观正”其实是一个缩写,全称是“三观正好和我一样”。

——网友妙语
利益追逐者遇难则止,千方百计寻找更轻巧的盈利方式;创业者遇难则进,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誓不回头。

——很多时候人们混淆了赚钱和创业
你牛什么,我的专家号在号贩子那里比你贵两千!

——某三甲医院,两位科主任吵架时互损对方,一时间难分胜负,其中一位科主任使出撒手锏
梦想还是要有的,不然哪天你喝多了跟人聊啥?
——网友语